



茶花女

LA TRAVIATA

小说 戏剧 合集

(法) 小仲马 著 金铨然 译

作家出版社



茶花女

ЛАНТРАУГАГ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 (Dumas, A.) 著; 金铿然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4

ISBN 7-5063-2105-X

I. 茶… II. ①小…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②话剧-剧本-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482 号

茶花女

作者: (法) 小仲马

译者: 金铿然

责任编辑: 那耘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56 千

印张: 11.25

插页: 2

版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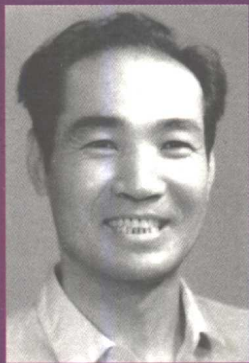
印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05-X/I·2089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金铿然，一九二六年生，江苏镇江人。一九四八年夏毕业于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离休前为新闻工作者。曾在重庆、上海、北京、浙江等地及国外（叙利亚、埃及、黎巴嫩、瑞士、柬埔寨、澳大利亚、法国），以中、英、法文从事采访和编辑工作。晚年，业余翻译外国文学著作。与老伴骆雪涓合作已出版的译作有：左拉：《梦》（浙江人民出版社等三次出版），《欲的追逐》（浙江文艺出版社），《巴黎的肚子》（文化艺术出版社）；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内心旅程》（上海远东出版社）等。



—

我的观点是，一个作家只有在大量地研究了各色各样的人群之后，才有可能创造出典型人物形象，犹如只有在认真掌握一种语言之后，你才会运用这种语言。

目前我还没有到能够创造的年龄，我也就满足于叙述故事了。

我得请求读者相信我要叙述的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其中的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以外，都仍然活着。

此外，我在这里搜集的大部分材料，在巴黎都可以找到见证人；如果我的证据还嫌不够的话，他们可以为之作证。由于一点特殊的机缘，只有我才能写出故事的始末。因为惟独我掌握这一故事末尾的细节，而如果缺乏这些情节，那就简直不成其为一篇完整而感人的故事了。

下面就谈谈我是怎样知道这些细节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我在拉菲特街上看到一张通告拍卖家具和大量古玩珍品的黄颜色的大幅招贴。这一拍卖是在物主死后举行的活动。招贴广告上没有说明死者的姓名，只是说拍卖将于十六日中午至下午五时在昂丹街九号举行。

招贴上还附带通知，人们可以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事先参观那套公寓住宅和其中的家具陈设。

我一向爱好珍玩古董，我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即使不买什么，至少也可以见识见识。

第二天，我就到昂丹街九号去了。

时间还早，但公寓里却已经来了参观者，甚至还有女宾。她们虽然穿着天鹅绒的盛装，围着克什米尔羊毛披肩，并有华



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大门口等候，但却都以惊讶甚至赞赏的目光注视着展现在她们眼前的豪华陈设。

不久，我就明白了她们赞赏和惊讶的原因了，因为在我仔细观察之后，就不难发现我正置身于一个高级交际花^①的公寓里。如果说上流社会的女人们——来这里的女宾正是上流社会的女人——想看些什么，那就正是这种女人的内室，也正是这种女人的服饰打扮日新月异，让她们亦步亦趋。而且这种女人，像她们一样，在巴黎的大歌剧院里和意大利剧院里拥有自己的包厢并且就在她们的近邻；这种女人并且在巴黎社会上肆无忌惮地卖弄她们的姿色，炫耀她们饰物的珠光宝气，传扬她们的绯闻丑事。

我正在参观的这所房子的女主人已经去世：因而连最贞节的女人都可以进入她的卧室了。死亡已经净化了这一富丽的污秽之地的空气。再说，如果需要的话，她们有借口可以说，她们是为了拍卖而来的，并不知道来到什么样的人家。她们看到了招贴广告，她们想看看那招贴广告上介绍的东西并且预先挑选一下；事情再简单不过，仅此而已；而这并不妨碍她们从所有这些精美陈设和珍贵物品中去探索那个高级交际花生活的痕迹。她们大概已经听说过那个女人很不平常的故事了。

可惜的是，那些神秘的事情已经随着死者一同消逝了，不管这些贵妇人期望有多大，她们也只能对着死者身后要出卖的那些东西而啧啧称羨，而却丝毫也看不到住在这里的女人在世时出卖自己的事迹了。

尽管如此，毕竟是有些东西值得买的。房间陈设富丽堂

^① 原文为 *flemme entretenue*，意指：由情人供养的女人。



皇。巴西香木和布尔^①雕刻的家具，塞夫勒^②和中国的瓷瓶，萨克森^③的小雕像，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品，无一或缺，应有尽有。

我在公寓里漫步，跟随着那些先我而来、满怀好奇心的名门闺秀们。她们走进了一间悬挂着波斯织锦帷幕的房间，我正要跟着进去，这时她们却笑着马上退了出来，仿佛对这一新的猎奇感到害羞似的。这样，我倒反而更想进到房间里去看个究竟。这原来是一个梳妆间，里面摆满了各色各样精致的化妆用品，从这些用品可以看到死者生前穷奢极侈的程度。

靠墙安放的一张约五尺宽九尺长的大桌子上面，欧科克与奥迪奥^④制作的各种各样的珍宝品闪闪发光。这是一套极其精致的收藏，而这上千件的珍品一对我们来参观的这家女主人来说，是梳妆打扮的必备之物——没有一件不是金质或银质制品。然而这一大套收藏只能是逐渐收集起来的，而不可能靠某个情夫一个人所能完成的。

我并不觉得看看一个高级交际花的梳妆间有什么不快之感，不论是什么东西，我都兴致勃勃地细心察看一番。我发现所有这些精雕细琢的物品上都镌刻有不同人名的缩写和各种各样的冠状标志。^⑤

① 布尔 (Andre Charles Boule, 1642 - 1732), 法国著名高级木器工艺师。他精工雕刻的家具供应王宫。他的风格家具在第二帝国时期十分流行。——译者

② 塞夫勒 Sèvres, 上塞纳地区的城市, 法国著名制瓷中心, ——译者

③ 萨克森 Saxe (德文为 Sachsen), 德国的一个州, 传统上以制瓷业著称。——译者

④ 欧科克 Aucoc, 奥迪奥 Odier, 当时法国有名的金银器皿制造商。——译者

⑤ 表示来自“上层社会”贵族之不同的家族。——译者



我瞧着这些物品，每一件都让我联想起那个可怜的姑娘的一次失身；同时我心想，上帝对她还算宽厚，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惩罚，而让她不到老年就在骄奢淫逸和花容月貌中死去，对于她们这种人，年老色衰就意味着她们的第一次死亡啊。

的确，有什么比看到放荡生活——尤其是女人的——晚年更悲惨的呢？这种晚年没有丝毫尊严，得不到任何关心。那种抱恨终生的追悔，不是悔恨过去走过的歧路，而是追悔打错了算盘和错用了金钱，这真是人们可能听到的最悲惨的事情之一了。我认识一个曾经风流一时的老妇人，过去生活遗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长得同母亲年轻时一样美丽。对这个可怜的孩子，母亲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声“你是我的女儿”，而只是要孩子为她养老，就像她自己曾把孩子从小养大一样。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叫路易丝。她听从她母亲的旨意，违心地，既不是出于情欲，又不是出于享乐而委身于男人，仿佛是有人想要她去学一种职业，她就去从事这种职业一般。

长时期耳濡目染的是放荡生涯，而且是过早的放荡，再加上这个女孩子的身体长期孱弱多病，就窒息了她分辨善恶的才智，这种才智天主或许也曾赋予了，但却从来没有人想到去启发她如何发展。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她几乎每天在同一时刻走上大街来。她的母亲陪伴着她从不间断，如此殷勤，同真正的母亲陪伴亲生的女儿毫无二致。那时我还年轻，很容易沾染上我那个时代轻佻的风尚，不过我还记得，一看到这种，丑恶的监视行为，我从心里感到轻蔑和厌恶。

此外，任何一个处女的脸庞上绝不会有像她那样无知的感情和那样忧郁痛苦的表情。



简直可以说，那是一副“屈从女郎”^①的面孔。

一天，这姑娘脸上突然开朗起来。在她母亲掌握着的堕落生涯中，天主似乎赐给了这个女罪人一点幸福。为什么天主总赋予她怯懦无力，让她承受生活重负的痛苦，而却不给她丝毫安慰呢？有一天，她觉察出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保留着的一点纯洁思想，竟使她高兴得全身发抖。人的灵魂真有其奇怪的庇护处所。路易丝急忙将这一使她欣喜若狂的消息告诉母亲。说起来都让人感到羞耻，可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编造什么让人取乐的不道德的故事，而是在叙述一件真人真事。这种事情，如果不是考虑到应该不时地将这些女人的苦难让大家知晓，考虑到人们往往谴责她们而却不倾听她们的申诉，考虑到人们蔑视她们而不能公正地评价她们的话，我们本来可以保持沉默，闭口不谈更好一些；不过，我们说出来也感到可耻，那位母亲居然答复女儿说，她们两个人生活已不富裕，养活三个人就有困难了；这样的孩子还是不要的好，而且怀孕期间就损失了时间。

第二天，一个助产婆——我们只需指出是那个母亲的朋友——来看了一看路易丝。路易丝在床上躺了几天，下床之后脸色比过去更苍白，身体比过去更虚弱了。

三个月后，一个男人出于对她的怜悯，设法医治她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可是那次打击对她过于强烈了，路易丝终究还是由于流产所染的后遗症而去世了。

那母亲仍然活着，活得怎么样？那就天晓得了。

这一故事浮现在我的脑海，是在我凝视着那些银质器皿的

^① “屈从女郎”（La Resignation），指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原巴黎中央菜市场附近）里一座大理石雕塑的神情哀怨的妇女头像。——译者



时候，而时光看来在随着我的沉思而悄然流逝，因为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门人了。他站在房门口在留心窥视我是否偷了点什么东西。

我走近这位忠于职守的人，他已被我搞得心神不定了。

“先生，”我对他说，“您能告诉我原来住在这里的人的名字吗？”

“玛格丽特·戈吉耶小姐。”

我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并且见到过她。

“怎么！”我对看门人说，“玛格丽特·戈吉耶死啦？”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啊？”

“有三个星期了吧。”

“为什么让大家来参观她的公寓呢？”

“债主们认为这样可以帮助拍卖抬高价钱。人们可以事先来看看各种丝绸织品和家具，您知道，这样会招徕顾客。

“那么说，她欠着债啦？”

“噢！先生，不少呢。”

“拍卖的钱可以还债了吧？”

“还有得多呢。”

“那么，多余的钱给谁呢？”

“给她的家里。”

“那她还有个家？”

“好像是吧。”

“谢谢，先生。”

看门人知道我的来意后感到放心了，向我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

“可怜的姑娘啊！”我回家的时候心里想，她一定死得非常



凄惨，因为在她们的世界里，只有在身体健康的条件下才会有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对玛格丽特·戈吉耶的命运产生了怜悯。

在许多人看来，这仿佛是可笑的事情，但我对烟花女子却怀有无限的宽容，而且我甚至也懒得去讨论这种宽容的道理。

一天，我到警察局去领取护照，我看到邻近街道上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姑娘。我不知道这个姑娘犯了什么罪，我所知道的，就是看见她紧紧抱着一个才几个月的孩子，痛哭得泪流满面，她被捕后，骨肉就要分离。从那一天起，我再也不乍一见面就瞧不起一个女人了。

二

拍卖定于十六日举行。

在参与与拍卖之间留下一天的空隙，好让工人有时间撤掉帷幔、窗帘之类的挂饰。

那时候，正是我从外地旅游归来。朋友们却并没有将玛格丽特的去世，当作对从外地回到首都的友人必须讲述的一件重大新闻告诉我。这也是相当自然的事。玛格丽特长得很漂亮，但是这类女人生前的考究生活愈是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她们死后愈是遭到冷落。她们就如同是些星辰，降落同升起一样，不声不响。如果她们死得年轻，她们所有的情人会同时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个名声很大的姑娘的所有情人几乎都是彼此关系密切的朋友。大家会交谈一些关于这个姑娘的逸事，然后彼此照常生活，丝毫不受这一事件的影响，更谈不上流一滴眼泪了。

如今，一个人到了二十五岁，眼泪变得十分稀罕，决不会轻易流淌。至多也只会对给过同样眼泪的父母哭上几声，作为



对过去曾为他所付代价的回报。

至于我呢，虽然在玛格丽特的任何物品上并没有我的名字的缩写，可是我刚才承认的那种出自本能的宽容和天生的怜悯心，让我对她的去世久久不能忘怀，或许超过了她值得我思念的程度。

我记得我曾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经常碰见玛格丽特，她乘坐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驾驭的蓝色小四轮轿式马车，每天必来。那时候我就注意到她具有一种与她那一类女人不同的优雅风采，那风采衬托得她的姿色更加独特超凡。

她们这些不幸的人，出门的时候，总是要有个什么人陪伴着的。

由于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公开自己同这种女子的暧昧关系，而她们又都怕孤独，她们带着的女伴，或者是境况较差、自己没有马车的姑娘，或者是那些爱卖俏的老妇人（其实一点也俏不起来）。如果有人想要知道她们的一些秘闻琐事，那么尽可以毫无顾忌地向那些陪伴的女人去探听请教。

玛格丽特的情况却与众不同。她总是独自一人坐车来到香榭丽舍大道，尽量不惹人注意。冬天围一条克什米尔细羊毛大披肩，夏天着十分淡雅的连衣裙；在她喜欢散步的道路上有相当的熟人，她偶尔对他们微微一笑，这种微笑惟有他们才能觉察，那是一种公爵夫人式的微笑。

她不像她的同行姑娘们过去和现在习惯所做的那样，从圆形广场到香榭丽舍大道起点之间散步。她的两匹马飞快地将她拉到布洛涅树林。^①在那里下车，她漫步一个小时，然后登上

^① 原文为 Bois，指布洛涅树林 Bois de Boulogne，在香榭丽舍大道的西边，可算是巴黎近郊。——译者



马车，又疾驰返回。

所有这些我曾亲眼目睹的情景，现在又映入我的脑海，我惋惜这位姑娘的早逝，就像人们惋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完全毁坏了一样。

的确，再也不可能见到比玛格丽特姿色更美丽动人的女人了。

身材颇长而苗条，或许稍过了些，但她具有十分高明的才能，只要在穿着上稍微花些功夫就可以使这一点造化的疏忽觉察不出。她的克什米尔细羊毛大披肩下端一直拖长及地，两边飘露出丝质连衣裙宽阔的镶褶，厚茸茸的暖手笼里藏着她双手，紧贴在胸前，手笼四周的褶纹曲线做得那么精致，任你再爱挑剔的眼光，对其线条轮廓都无可非议。

她的头形，极为迷人，简直是一件绝妙的珍品，小巧玲珑，正为缪塞^①所说，仿佛她母亲精心制作而造成如此模样的。

您试在一张难以描绘其风韵的鹅蛋形脸上，嵌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上面盖着两弯似画笔所描绘的纯洁的眉毛，眼睛前面遮掩着一层长长的睫毛，当眼皮低垂时，给玫瑰色的双颊披去一抹淡淡的阴影；再勾出一副清秀、挺直而灵敏的鼻子，鼻翼微微张开，象是对情欲生活具有强烈的渴望；再描画上一张端正整齐的小嘴，柔唇微启，露出乳汁般洁白的牙齿；衬之以柔软光滑的皮肤托着未经任何手触摸过的鲜桃似娇嫩的脸腮；为此，您可以得到这种美丽迷人脸庞的全貌了。

乌黑发亮的头发，自然形成的或有或无的波纹，在额前分

^① 缪塞 (Alfred de Musset, 1810 - 1857), 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戏剧家。——译者



作宽阔的两股，消失在脑后，露出两只耳垂，闪耀着一对各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坠。

玛格丽特过着激情放纵的生活，怎么会让她的脸上竟保留着一种处女般的神态，甚至还带着稚气的特征，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但却百思而不得其解。

玛格丽特有一幅精彩的肖像，是画家维达勒的杰作，也只有他的画笔才能如此传神。这幅画像，在她死后我曾经保存过几天，画得维妙维肖，极其逼真，它弥补了我的记忆不足之处，为我提供了资料帮助。

我在这一章里叙述的情节，有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过我现在就写下来，免得下面开始叙述这个女人的故事时又回过头来追述。

玛格丽特观看每一出戏剧的首场演出，每天晚上在剧院或舞场里度过。每逢有新剧作上演，一定可以在剧院看到她，有三件东西永远不会离开她的身旁：一副小型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而且总是放在她的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玛格丽特的茶花是白色的，有五天的茶花是红色的；谁也不明白茶花颜色变化的原由，我现在提到这一点还是无法解释；常到她爱去的剧院的观众和她的朋友们，同我一样，都注意到这一现象。

除了茶花之外，人们从未看到她还带过别的什么花。因而在她去买花的巴尔戎夫人开的花店里，有人就给她起了个外号，称她为“茶花女”。这个绰号就一直随着她传了开来。

此外，我还知道，如同那些生活在巴黎某个社交圈的人们所为，玛格丽特曾经做过一些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的情妇，对此她公开承认，而那些青年也以此炫耀，这说明情夫和情妇彼此都很满意。



可是，大约三年前，一次从巴涅尔旅行回来，据说，她就只同一位外国老公爵生活在一起。这位老人极其富有，他尽力要玛格丽特摆脱过去的生活，看来她也相当心甘情愿地表示顺从。

关于这件事，人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一八四二年春季，玛格丽特十分虚弱，气色十分不好，医生嘱咐她到温泉区去疗养，于是她去了巴涅尔^①。

在巴涅尔，病人当中有一位是公爵的女儿，她不仅患有同玛格丽特一样的疾病，而且相貌也同玛格丽特极其相似，以致别人会把她们看作是姐妹俩。只是，可惜公爵小姐的肺结核病已经到了第三期，在玛格丽特到达那里没有多少天，她就去世了。

公爵还待在巴涅尔，正如人们不愿马上离开埋葬亲人的地方一样。一天早上在一条林荫路的拐角处瞥见了玛格丽特。

他仿佛看见了他女儿的影子在眼前掠过，便快步走上前去，他握着她的双手，拥抱着她，老泪纵横，也不问清楚她究竟是谁，径直要求允许去探望她，允许他像对去世的女儿的活化身那样地爱她。

玛格丽特单独一人在巴涅尔，只有一个侍女跟随，再说，也不怕会有什么损失，就同意了公爵的要求。

在巴涅尔也有人认识玛格丽特，他们去到公爵那里告以戈吉耶小姐的真实情况。这对老人是一个打击，因为这样就看不出同他女儿有什么相似之处了，但已为时过晚。这个少妇已成为他心灵的必需，成为他继续生存下去的惟一的依靠，惟一的理由了。

① 巴涅尔 Bagnères，在上比利牛斯山区，温泉疗养池。——译者



他丝毫没有责备玛格丽特，他也没有权利责备她，但是他问她，如果她觉得能够改变一下她生活方式的话，他愿意对这种牺牲给予她所需要的一切补偿。她应允了。

应该说明，这时候生性热情的玛格丽特正在病中。在她看来，过去的生活方式似乎是她患病的一个主要原因，一种迷信的心理使她希望天主会因她的悔悟和皈依而留给她美貌与健康。

果然，在夏日将尽时，温泉浴，散步，自然的疲乏和正常睡眠，使得她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着玛格丽特回到巴黎，并且像在巴涅尔时一样，继续来看望她。

他们这种关系，一些人既不了解真正的缘由，也不知道真正的动机，就在此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公爵原来是以其万贯家财而赫赫有名，现在则是以其挥霍无度而令举世瞩目的。

人们将老公爵与年轻姑娘之间的亲密关系归之于公爵的生活放荡，这原来也是富有的老头儿常见的事情。人们猜想了许多，就是没有猜想到真实的情况。

其实公爵对玛格丽特这种父亲般的感情动机是十分纯洁的，除了心灵上与她的契合之外，任何其他关系在公爵看来都是一种乱伦。他从来没有对她讲过一句不宜于女儿听的话语。

我们并没有想法，要把我们的女主人公变成别的样子，我们只是叙述她的实际情况。我们要说的是，她在巴涅尔的时候，她对公爵许下的诺言是不难遵守的，而她确实也遵守了；可是一旦回到巴黎，这个习惯于放荡生活，习惯于舞场狂欢，以至饮酒作乐的姑娘似乎就忍耐不住了，寂寞生活使她烦闷得要死，公爵的定期来访更使她局促不安，昔日生活的那种灼热



气息同时涌入了她的脑海和她的心灵。

而且还要看到玛格丽特从这次旅行回来以后显得比往日更加美丽动人了，她正处在二十岁的青春妙龄，同时并未根除但暂时隐伏的病魔，不断地激起她狂热的欲望，肺部疾病往往会引起这种结果的。

公爵的朋友总是说同玛格丽特在一起有损公爵的名誉，他们经常监视着年轻姑娘以便抓到她的把柄。一天，他们来向公爵报告并向他证实，玛格丽特在确知公爵不来的时候，接待了一些客人，而且这种接待常常延续到第二天。公爵听到这消自然感到极大的痛苦。

玛格丽特受到公爵的盘问之后，承认了一切，并且坦率地劝告公爵以后不要再关怀她了，因为她自己感到无力信守诺言，也不愿意再接受一个被她欺骗了的人的恩惠了。

公爵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到了第八天，他就来请求玛格丽特允许仍旧同他来往，并且答允她一切听她自主，只要能够见到玛格丽特，并且向她发誓，即使要了他的性命，他也决不再责备她一句。

这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后三个月的事情，也就是说，一八四二年十一月或十二月间发生的事情。

三

十六日下午一时，我来到昂丹街。

在停满车辆的大门口就可以听到拍卖的喊叫声。

屋子里挤满了带着好奇心而来的人们。

烟花场里所有的名媛都来了。有些贵妇人在偷偷地打量她们。这些贵妇人这一次又能以参加拍卖为借口而就近瞧瞧那些